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二十五回 假排場新恩到輿隸 祈速死痛哭向天涯

卻說甘棠同伯純走到門首，忽見個虬髯人將甘棠發揮了一場，推倒車夫，飄然走了。原來那人姓荊字漁陽，是個京東著名的大帽子兒，雖喚讀書，卻最敬重讀書人，常說讀書人是懂得道理的，憑我們銅拳鐵腿，總跳不出讀書人幾個圈兒。所以他結識的倒狠有幾個明白事理的君子。只那些明白事理的，因滿懷志趣，絕不與時下官僚相同，所以沒一個得志的，最多也不過是賣文度日。這天漁陽一早起來，他是有酒癖的，劈頭第一事，便是白乾大餅。他隔壁有個酒店，一到太陽上來，知道他是來定的，總替他先預備著酒點，一年來沒一次失約過。這天他照例踏進那店，檢日常坐慣的臨街座位坐了。伙計也不問訊，便送上一角白乾，三張大餅，一碟咸牛肉來。漁陽慢慢喝著吸著，見街上還是靜悄悄的，有幾輛洋車兒。

一個車夫呵著手，瑟瑟索索的一手拉將過來，在店門口停住了，張著眼望著漁陽吃喝，一手卻向搭膊裡摸將進去，摸出幾個角子來。漁陽心裡想：瞧不出他，這搭膊內倒裝著偌大家私在裡頭。一面想著，一面見他向車肚內探出個酒甕（瓶）來，向店內打了半甕（瓶）高粱，又買了幾張大餅，提回車邊，自坐在踏腳上自得其樂的喝起酒來。接著便有個人在對街招手喚車。

那車夫理也不理。漁陽止不住向他道：「做了趟生意再喝罷！」

車夫將頭搖了幾搖道：「誰耐煩去跑，怕沒別車拉他走麼？」

漁陽不覺納罕道：「你不接生意，又拉什麼車子呢？」誰知車夫向他看著笑了一笑，再也不說話。哈哈，這算是漁陽生平第一回受氣，要發作時卻又忍住了。

誰知無獨有偶，竟又來了一輛洋車，兩個車夫像熟識的一般，對面把車子停住了，一般也摸出幾個角子來，也向酒店內買了高粱、大餅。兩塊踏腳板上坐著一對車夫，居然有笑有說的對酌起來。漁陽看在眼裡，他是個最愛管閒事的人，見著這種行徑，早打定了個主意留心著他們。他自己照例的酒點趕著吃完了，再叫打著半角，又喝了一回。見先來的車夫把酒甕（瓶）塞在車肚，立起來打著個呵欠道：「這也算是三年來第一次朝酒呢。」

漁陽一見，立起身來走出店外，向四面望了望，笑向那車夫道：「此刻可做生意了？」車夫錫著眼點了點頭。漁陽便霍的坐在車上，向西一指道：「三角錢一點鐘，你依著我走罷！」

車夫道：「請你等一刻，我還沒買紙煙呢。」說時，奔到左近一家煙店，買了盒紙煙，吸著一枝銜在嘴裡，將煙盒塞在腰裡，才拉著車依著漁陽轉彎抹角滔滔走來。被漁陽東指西揮，直跑到西直門外荒僻地上，喘噓噓的回頭向漁陽道：「還沒有到麼？再下去是海淀哩。」

漁陽四面一看，見一片荒蕪，沒人走動，便道：「就這裡停下來也好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已一躍下車，夾頸將車夫向地上一按。車夫回身要反抗時，早被漁陽用力一按，撲在地上，便殺豬也似的喚起來。漁陽將左手向他兩頰一叉，便骨朵著上下唇涎水直流。再也喚不出來。只睜著眼發抖。便一腳踏定他胸脯，指著他厲聲道：「你這搭膊裡的錢是那裡的？說給我聽，萬事全休。不然，哼，哼，可要對不住你了。」說時，舉起醋鉢大拳頭劈面打將下來。

車夫忙道：「我說，我說！這錢啊，是昨天向京兆衙門依樣描了幾個字換來的呢。」漁陽道：「呸！你這嘴臉走得進京兆衙門去麼？」車夫道：「誰敢去來。只因有個人先來招呼了，又送了我件藍呢袍兒，說不管是誰，苟是情願去描兩三個字兒，京兆大人非但不怪，還要屈尊行貴的來歡迎呢。」漁陽點了點頭，問：「進去時是什麼樣的呢？」

車夫道：「那可真是生平第一次的威風哩！我穿了那送來的呢袍，雜在許多大人先生裡頭，才入頭門，那位京兆大人已迎到滴水簷前，深深的一拱，說了些什麼我卻一句也不懂。見來人說什麼要投嫖哩，我心裡納罕著，千嫖萬嫖，從沒嫖京兆大人過。且隨著眾人進去，見那裡是嫖，規規矩矩的有個人上來把一張兩寸長的紙條給我，叫我照樣描著，好累墜，筆畫又多，足費了半個時辰才描成了。我那背後的人急著也要描，向我屁股上不住亂捶亂拱。那人又領到我中間，把紙條兒丟在個新式郵政箱裡，我止不住問他道：「這就算投嫖麼？只嫖的是誰，也得讓嫖客見一見啊！那人向我笑了一笑，忙著走開去了。」

後來熱鬧的了不得，隨著京兆大人嚷了三聲，便見那人將五塊錢塞在我手裡，大開轅門的把我們送將出來了。實告你老人家說，這幾角錢便是把昨天五塊錢兌換了放在身邊的，並不敢做強盜小偷。請你饒了我罷！」

漁陽聽了半懂不懂。向他搭膊中一搜，除幾個角子以外，卻還有一塊景泰藍打成的三角徽章，仔細看時，花花綠綠的似有幾個字在上邊。卻識不出來。心裡想：「這東西定有個道理在裡頭，不如揣著去問人罷。」想罷，將腳一鬆。車夫便一咯碌立了起來，拉著車子便走。漁陽放他自去。不多一刻，猛然又想起件事來。要追問車夫時，早已跑得影蹤都無哩。只得依原路回來。到了個地方，直撞進去。

那地方原是個枯廟，沒人攔擋的。漁陽便一腳踏進左邊耳房。見一個人正點著香當窗，在那裡對香通神。漁陽見了，不敢去驚動他，一聲不響的站在旁邊仔細聽著。只聽他向天禱告道：「某浙西燕尾生，遭時不造，始願竟違，生也何歡，死無可戀。伏乞上天把我燕某生命註銷，早降病魔，俾成一死，以報先靈。願上天萬勿因生我不易，姑息餘生，重我罪孽。」說完，拜了幾拜，立起身來。一回頭卻見漁陽站在旁邊，驚問道：

「你又來做什麼？」

漁陽一聲不語，眼睛裡早滴下幾點淚來，也不顧尾生，趁著殘香未燼，伏地痛哭道：「天呀！你莫聽燕先生的話呀！他是個仁人君子，不過為了一時不平，來向天公伸訴罷了。天若把先生收了回天，天上自多了位神靈，教地上眾生還去靠誰呢？」

說完，磕頭不止。

尾生見他這樣，止不住撫著他的背道：「你何苦呢！」說著，聲淚俱下，一滴滴點在漁陽身上。漁陽霍的跳將起來，正色向尾生道：「先生，你的見識原來不及我一字不識的人！天教你識字讀書的，好容易保全你，令你不死於火，不死於水，不死於狂疾，不死於國難，可知天是不准你死的，天不是愛你，令你不死，實因現在人道喪絕，沒有個讀書人出來撐住著是不得了的，所以特地來保全先生。怎先生翻向上天求起死來呢？」

說完，舉手將爐內幾枝香向窗外一擲道：「先生莫怪我粗疏。這不是你一身的事，我也做得些主的呢。」

尾生見他這樣，不覺長歎道：「時局如此，生何所幸。早死一天，少多少罪惡！你何苦來呢。」漁陽知他正憤恨著，不敢同他說話，只呆呆的向窗外望著。見那兩枝香在叢草中微微吐出幾縷煙來，一圈一圈的被微風漾著，漸漸沒人清空中去。

不上一刻，香便燼了。回頭來看尾生時正躺在個椅上閉目歎息。

漁陽笑道：「香也完了，你我的心事也隨著香上天去了。我們還是把不愛講的話來講一回罷！」說完，向腰內逗出件東西來。

真是：